

文人画的书卷气

纪荣耀

书卷气或诗卷气,是文人画评画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文人画讲究在画作中体现出人文诗意和思想情趣。文人画的由来可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至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王维被公认为文人画的鼻祖。苏东坡曾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奠定了王维在中国画史上的尊崇地位。董其昌在其“南北宗论”中将王维奉为南宗画之祖。

苏轼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即彰显“意气”,突出画外之韵。“文人画”作为正式名称,是由赵孟頫提出的。赵孟頫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强调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他还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得文人画的传情达意功能得到深化。

自宋至清,出了一批影响中国画史的文人画大家。“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杰出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文人画以其特有的“雅”与工匠画、院体画所区别,别具一格。文人画尊重中国传统的重视“内美”的审美观,体现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思想。其表现形式或端庄秀美,或率意天真,或空灵简远,极具哲学意味。

当代文人画创作的艺术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着重表现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同时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陈绶祥先生是“新文人画”的倡导发起人,他为中国画当代教育及发展做出过重要探索。其他新文人画家,如朱新建、鲁慕迅、李孝萱、李津、徐乐乐等,各具特色。后学吕敬峰曾与余学习丹青。其画富有诗意,有的画请书画名家题诗,诗画相印,颇具文人画韵味。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一种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深得文人雅士们喜爱。

小时候我就很爱吃枣,放学回家总爱到妈妈的储藏柜里摸出几枚来贪婪地嚼着。咬上一口后,我会看一看被我的牙齿切断的金色果肉,再细细地咀嚼已经在嘴里的那半颗,让那美好的滋味尽量能在食道多停留一些时间,让那美好的感受多反射给大脑几次,再把嘴里已经嚼得近乎无味的碎枣肉恋恋不舍地咽下。光阴荏苒,这已经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想想就发生在昨天,那枣的甘甜似乎仍留在嘴角,润在喉咙里。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那些枣树早已随着家里房子的翻盖被刨了,孩子们也不用再去依恋那些枣的味道。不过,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枣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许多的色彩和甜蜜。

母亲曾对我说,路就在你脚下,怎么走、向哪儿走,由你自己决定。

彼时,我刚刚成年,前途迷茫心怀忐忑,听了母亲的话,虽然仍不能完全理解,却对未知的未来有了一丝笃定和从容。我的面前摆着好几条路,可以去几个不同的地方开启自己进入社会的脚步,最终我选了看起来不好不坏的一条路,一直走到了现在。

脚下之路

石兵

如今想来,当时无论选择走上哪条路,都会遇到烦恼与快乐。只要是路就会有风景,只要是路就会有陷阱,只要是路就会有希望,只要是路就要不停前行。或许,我们关注了太多关于路的问题,却忽略了关于脚的事情。一个人的脚步是否有力、是否坚定、是否拥有踏平荆棘的勇气与劳逸结合的智慧,才是决定这条路的前景与苦难的关键。

娘,有许多次,波伏娃都怀揣思念偷偷坐飞机飞跃大西洋去见她的情人。每次与奥尔格伦见面,波伏娃连眼角都洋溢着微微笑意,那是少女恋爱时才会表露出的娇憨。

然而,最终,波伏娃还是选择留在了萨特身边。她和萨特之所以不离不弃,在我看来,不能说没有爱情因素,但更多原因还在于他们是战友,即波伏娃和萨特毕生都在追逐文学和哲学的命题,这恰恰是波伏娃最看重的。而萨特更欣赏波伏娃,他认为这个女人是少有的、能够明白他的思想,并且能够与他平等交流、相互促进的女伴和战友。波伏娃能够理解萨特,懂得他的思想,与他交流。萨特的双眼近乎失明后,波伏瓦经常读书给他听。她说,只有在萨特身边,自己才能平心静气地写作,才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称为伟大女作家的生活。高强度的思想互动,共同的存在主义理念,是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毫无可能寻得的。而这些无疑超越了爱情。

奥尔格伦的房间里贴满了波伏娃的照片、信件、书籍封面和修改过的手稿。奥尔格伦72岁去世,他的身边仍保留着存放了三十多年的波伏娃与他的通信,还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他的两朵小花,尽管它们早已成为干花。

波伏娃78岁去世后,与萨特合葬,但她的手上却戴着奥尔格伦送给她的那枚她珍视一生的银戒指。

一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但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乐趣。波伏娃同样拒绝婚姻,她认为婚姻必然会伴随着谎言、欺骗和婚外情。在彼时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无法保持真实。于是,他们决定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旅馆里,每人有自己的房间,而且经常在不同的楼层。但这种情况在1931年的时候险些被打破,因为波伏娃要去距离巴黎800公里的马赛工作。分别在即,萨特面对行将失去波伏娃的可能,提议结婚,但被波伏娃拒绝。在结婚这件事上,波伏

想吧,因为会发生的。我觉得好像刚睁开眼睛,心灵相通地向你微笑。”

“你的法文怎样啦,懒鬼!我爱你。”(波伏娃也曾要求奥尔格伦学习法语。)

“现在是星期六傍晚,我又回到了乡下。正在下雨、刮风,我挺喜欢的。我的英文怎样?是不是很糟?你喜欢我的笔迹吗?反正我的英文水平足够告诉你:我爱你,你也肯定看得懂。最亲爱的,吻你,长长地吻你。”

“我坐在窗旁,一面眺望风景,一面继续读着你的书,这是很宁静的一天。睡前我必须告诉你,我真是十分喜

波伏娃的爱情

狄青

欢这本书,我想我也非常喜欢你。”

以上是波伏娃写给奥尔格伦的304封信书中的部分词句。她写给奥尔格伦的每一封信往往都是以“最亲爱的”开头,结尾则是“你的西蒙娜”。并且,波伏娃是多么挑剔的一个女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她瞧得上的作家屈指可数,她却喜欢读奥尔格伦这位在美国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书——当然因为他是她的情人,当然是因为爱情。

萨特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相连,他承认和波伏娃产生了

娃显得更加理性且冷静。

而波伏娃的情人奥尔格伦则代表了与萨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男人类型。奥尔格伦高大魁梧,一表人才,而且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与“形而上”的萨特相比,奥尔格伦的作品所描写的更多是社会底层人物。在与萨特的合影中,波伏娃像个富有思想的哲学家;而在与奥尔格伦的合影中,人们看到更多的则是波伏娃小鸟依人的一面。

波伏娃与奥尔格伦之间的恋情维持了十七年,波伏娃用她笨拙的英文写着自己对情人的思念、崇拜和爱。爱情中的她像个天真的小姑娘

轻风细雨之中,正如古诗所谓“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画面本身就是润泽的,仿佛被细雨笼罩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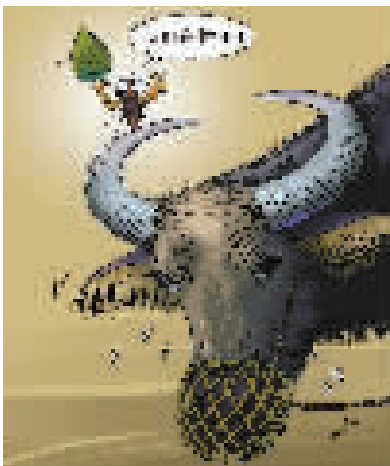
在画展上,曾看到一幅精美的画作,在众多参展作品中,它显得很滋润,不像有些作品的笔触那样干涩凝滞,看着也如浸润在蒙蒙细雨中那样清爽。若问它有何奇妙之处,只因它是水彩画,所有谜团,都被一个“水”字而破解。

水意

伍柳

牛虻的炫耀

辛勤耕耘,实干兴业;掠夺成果,人所不耻。



尹元钧

离锄,身不离地。正午,阳光如烈焰般在父母的身上“燃烧”,汗水顺着他们的臂膀、裤脚流进泥土。尤其是套种豆子的棒子地里,庄稼长得旺的年头更难下锄,钻进地里呼气都费劲。

尽管父母身上穿着长袖衣、长腿裤,头上戴着草帽,但棒子叶子、高粱叶子、豆叶子等也常划到手上、脸上、脖子上,划出一道道红痕,再用汗水一浸,疼得难受。父母的身上每天都会添一些新伤痕。

有时汗水流到眼睛里,他们没法洗,也不能擦,只好使劲儿眨巴几下眼睛忍着;地里瓢虫、花尾巴虫、毛毛虫应有尽有,蚊子通常会隔着单薄的衣服饱餐一顿。母亲皮肤不好,一旦被蚊子咬了,

三种:大锄、板锄和扒锄。大锄由锄板子、锄钩子、锄杠(锄把儿)三部分组成。大锄把儿长体重,适合大面积秋季作物(玉米、高粱等)的锄草、松土活动。板锄适合在土质较硬的地里锄草、翻土、整理地垅。这两种锄头的刃面与锄杠之间形成了一个斜度,执锄者不用弯腰曲背便随着数以亿计的农人,躬耕陇亩,修整岁月,用最温暖、最质朴的动作,书写着几千年的农耕史。

《王禎农书》中这样描述铁锄:“其刃如半月,比禾垅稍狭,上有短鋤,以受锄钩。钩如鹅项,下带深缚(皆以铁为之),以受木柄。钩长二尺五寸,柄亦如之。北方陆田,举皆用此。”

锄

石绍辉

锄是一种简陋的农具,是传统农耕时期农家必备的物件。锄是由坚硬的木头与冰凉的铁器组合而成,它伴随着数以亿计的农人,躬耕陇亩,修整岁月,用最温暖、最质朴的动作,书写着几千年的农耕史。

《王禎农书》中这样描述铁锄:“其刃如半月,比禾垅稍狭,上有短鋤,以受锄钩。钩如鹅项,下带深缚(皆以铁为之),以受木柄。钩长二尺五寸,柄亦如之。北方陆田,举皆用此。”

家乡宝坻的锄头大致有

星期文库

漫话传统农器之三